

宋晓杰 著

流年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流年

流年
LIUNIAN

宋晓杰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年/宋晓杰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6. 9
ISBN 7 - 5387 - 2073 - 1

I. 流... II. 宋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3554 号

流 年

作 者	宋晓杰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张洪波
责任编辑	魏洪超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160 千字
印 张	13
版 次	200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- 003/烟花
- 009/秋天的味道
- 014/流年
- 024/蝴蝶灰
- 027/残香
- 030/依恋
- 033/不如舞
- 036/歧义的孪生
- 039/热爱米饭
- 042/背景音乐
- 045/或许永久的丢失
- 048/手机：不一样的表达
- 050/水果人生
- 053/像马大哈一样笑到底
- 057/性格背包
- 061/最后一盆花儿是野草
- 063/温良的锐气
- 067/暖冬
- 074/转机

目录

080/视线

095/直通车一路开进深夜

103/慢慢地陪着你走

111/海滩：那一抹遥远的红

115/内河流

118/鹤缘

121/香稻

124/芦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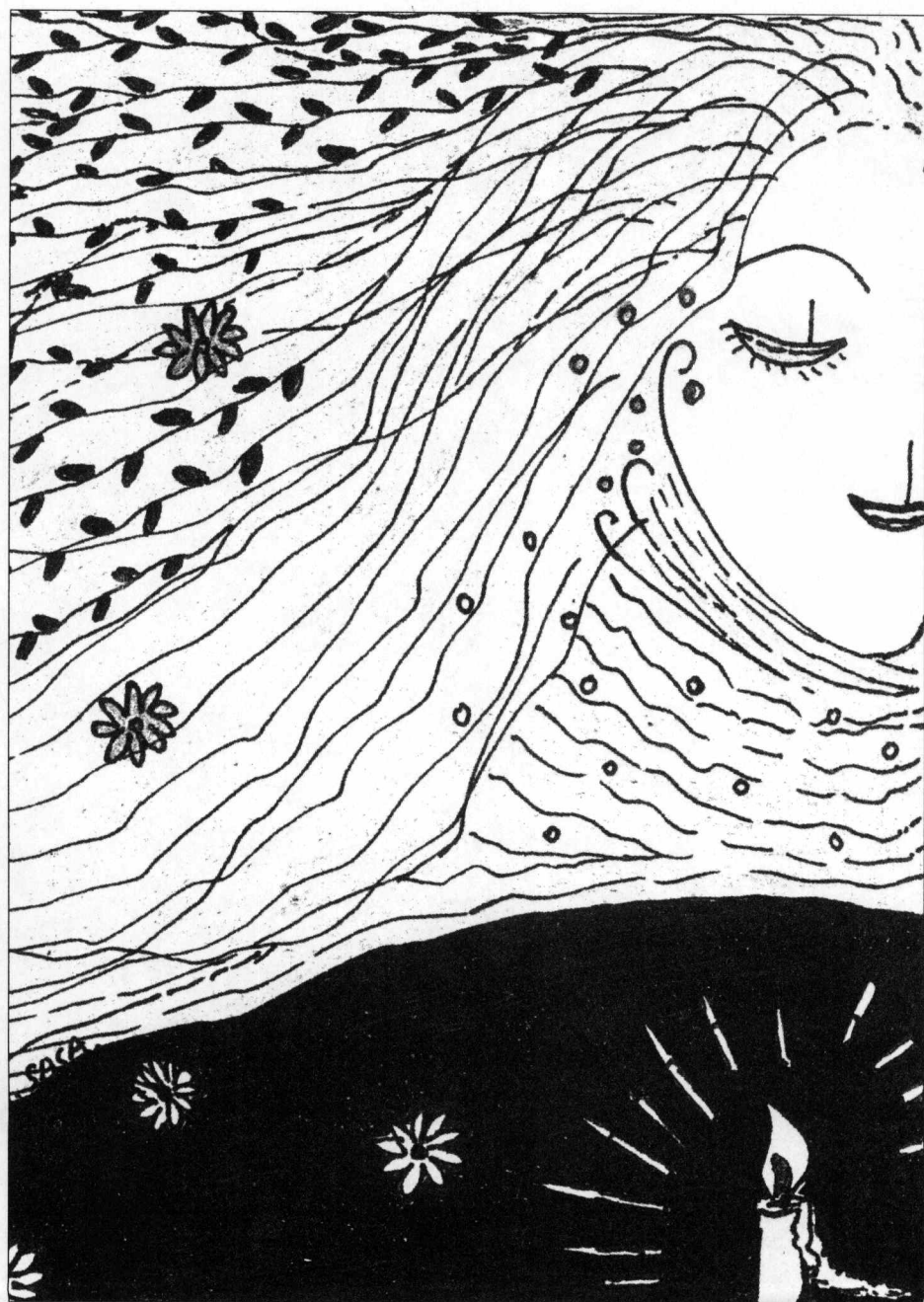
129/火车 奔跑的火车

144/铁皮炉子里的火舌

155/从一而终的河流

169/翅膀

184/朴素生活备忘录



烟花

坚冰尘封了曾经的水面，便尘封了一段往昔，那过程定然是缓慢的，那缓慢的速度是从喧嚣走到寂静的速度，从青葱走到暗褐的速度，是从长走到短的速度，而气息一定还在冰层下面完整地存留着。

湖滨路，如我的想象一般沉潜、静谧，没有一点声息，欧亚风情的街灯和悬于中天的朗月，并不能使湖边的景象清明起来，周遭一律是黑黢黢的。但是，记忆清如叶脉。我仍能准确地记起它们各自的颜色：朱红明黄的运动器械、奶白色的栅栏、橙色湖蓝的游船，还有，来不及及回心转意的衰衰草色。但在那一刻，全部被纹丝不动的黑遮盖了，严严实实。

偶尔，四溅的礼花倏忽间把静寂擦破，还原它们以本色。远远近近的。深深浅浅的。

沿着湖滨路疾驰——那是我们无论睁着还是闭着眼睛都不会错走的路，没有谁讲话，我们都想着快点回家，像浩浩荡荡的返乡人一样，回家，只有“回家”过的才是“年”啊。而我们回家只是为了看那场花花绿绿、热热闹闹的晚会吗？说实话，它的魅力早在几年前就已大大削弱，像日子过久了的夫妻，更多的倒是一份眷顾和牵念在里面。知道它还在，就好。

这是我们第几次穿过这条街道呢？星空下的肃静是相同的，惆怅是相同的，不同的只是被固化的那一片江水，还有江水一样不再重现的华年……

爆竹声紧一阵慢一阵，密一阵疏一阵，像暖风和CD音乐般的温暖气流，一路陪衬着，散散淡淡地点染着气氛。他们中午买下的小礼花和花色繁多的甩炮儿没有放完，大半还载在车的后备厢里，它们像能动能静的人，守着，不肯言语。

车过湖滨路，儿子没有像每年那样要求停下来，在湖边的碎石小路上留下几束隔岁的焰火，也没有提起去年或者前年湖边的礼花怎样耀眼、好看，显然，他的心思已不在那儿。

没有谁肯讲话，穿过黑夜，穿过明明灭灭的烟花，我们回家。

二

光彩乍现，然后消逝，散在空中，洒成背景，留下黑黑的洞。是的，天空广博深邃得虚无，注定什么也盛不下。

缤纷退席，但光华还在眼前晃动，如亿万只萤火虫儿，提着小小的灯。我把面容与天空平行，仍然看不到星星。但是，我知道，星星的光芒还在，而且不会缺少一分，只不过，骤然的光亮太蛮横、太抢眼，湮灭了恒定的星辉。

谁是最后的歌者？盛开与凋零。短促与久恒。

抓不住的存在，是不是真的存在过？

居所的楼下是一家很阔绰很排场的饭店，每天中午和晚上，饭店门前的豪华车颐指气使地显示出它的霸气，这个举国欢庆的节日当然要有所表示。礼花绝对是要放的，但我没有想到会那么久，足足放了一个多小时。不用下楼，只需倚着银亮亮的扶栏，从窗子望下去，盛大的狂欢便可一览无余。但是，就是那个极简单极简单的动作我也不想做，充斥耳畔的轰响让我敏锐的心沉坠、颤抖不已。斑斓的色彩透过薄薄的白纱窗幔映射进来，把我的身体勾勒成虚幻的剪影，把脸洒成鬼魅的五颜六色，百变妖魔一般。我陷进沙发里，愣愣的，傻傻的，没有思想。经验告诉我，礼花一束束、一环环飞翔着，乘着千姿百态、风情万种的翅膀飞翔着。不用印证，它们已在我心里伫留，在最温暖的所在，在最伤感

的所在伫留，像菊花，像蒲公英，像疯狂，像坠落，总之像那些跑出去就再也回不来的什么。

我不喜欢热闹，不喜欢被拥来拥去，不喜欢乍惊乍喜，只喜欢过平常的日子：布衣、菜蔬、陋室、从容的叙述、淡定地游走、朴素地思想，避开节日的陷阱，避开威仪的车队，避开追光灯、注目礼……热闹让我慌乱、心悸，不知所措，度日如年。烟花，让我犯愁，一筹莫展。

三

向左走，向右走。许多人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，却一辈子也不曾相遇。

然而，我还是遇见了他——再次遇见，如果我们曾经有过约定的话。

他向我描述他的心慌、气短、脸红、心跳，在第二次喝了许多酒之后，低声地描述。真的令我惊讶！我说我只是觉得意外，觉得不可思议，再有嘛，就是一点点亲情被寻回的感觉。

十九岁，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时光，还没等开口，已然心绪难平。那一片青春的绿草地，放牧着，生长着；同时也板结着，委顿着。但是，所有的枯荣都是独自的，铁轨似的平行，如果非要承认我们的枝藤曾经有过某种方式的瓜葛不可，那么，惟有“记得”，淡淡地记得，淡如真味的水。

那天，他说了许多赞美的话。我知道他是个极有分寸的人，他的自尊、诚恳、义气、怀旧让他说出真话，当然，还有酒精的一点点作用。我宽释地笑笑。是啊，对过去，谁没有满腔的喟叹和感慨呢？说与不说要取决于相应的条件：时机、场合、情绪、天气，更重要的，还要有一个悉心的倾听者，一颦一笑，恰到好处地回应。如今，我们都活得太苛

刻了，对别人苛刻，对自己更苛刻，所以，这样的机缘真是少之又少。

我微笑，保持着与人交往的标准的名片感觉。他说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，你怎么会成为一个作家？他的认真模样让我忍俊不禁，我反问自己，我是作家吗？我常对自己的角色产生怀疑，尤其是与过去的岁月对接的时候。过去，让我通体透明，任何实的、虚的物件都遮不住它的粗糙。他说，那时候，每次从图书馆那个小窄窗口递给你借阅证时，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？我极迅速地摇头。他沉吟片刻说，你应该知道啊。我仍然不停地摇头。他对我的没心没肺实在无法忍受，很无奈地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转换话题说，从读书到写书这个过程……唉，想不到，真想不到……你也写写我好吗？

我只是笑，很礼貌地笑，十七年了，十七年的时空弥漫着几多烟雨，几多尘雾，我的心总是不能轻松自如，总是不能四平八稳地放平。那已经发生和没有发生的，我该以怎样的姿态和心境去回念和评说？曾经，是一个多么沉重多么奢侈的词，过去，也是。虽然两个具体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确实的关联，但是，如果与烟花般的光阴相续接，那么，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。想想看：我们一定嗅过同一朵桃花的芬芳，感受过同一缕春风的吹拂，看过同一片烟花的怒放。只缘一次没有预约的重逢，一次回溯，十七年的焰火就泯熄了吗？十七年的云霓就挥散了吗？

烟花纷飞，光华和忆念留给谁？

心隐隐地疼。

四

蜂拥的礼花炸响，欢呼着谁的幸福降临？

我一遍又一遍地设想着相见的场景，我想，肯定你也想过无数遍。可是，那些美好的想往，美妙的幻象，都在抵达的路上风化了，失散了。

记得一句诗说：你是我睁开眼睛之后最先想到的第一个人，你是我闭上眼睛之前想到的最后一个人。如此准确、精到。我忽然觉得“诗人”的身份对于我来说不啻于讽刺。因为我全身心地牵系着你，却终于没有说出一句这样晓畅而精深的话。我用身陷幸福瓔珞的沉醉不醒作为托辞，企图原谅自己，但是，仍然更改不了源自心底的愧疚和遗憾。于是，我写作的动机变得单纯、幼稚而低等：我要写写写写，写出最好的诗作盘缠，去看你。

你朗声大笑，我更加羞愧难掩，为我的心思被自己不经意间道出。但是，我不后悔，决不，包括我的想法和作为。

美好的前程在哪里呢？是不是被那些还没有宣释的烟花所存储和包容？那么，谁人又是容纳它们的浩瀚星空呢？我常常对着高远的天际凝眸，想那些深不可测的事情，枉费了几多青春。

五

不要在深夜哭泣，不要在暗处点灯。

不要在刻薄处铭记，不要在慌乱中登程。

避开寒冷，避开阴风，避开可能的伤情……

窗外春寒料峭，正在赶路的是草色和花红，我单衣试酒，独对萤灯。

所有的镁光都已关闭，所有的赞美诗都已唱完，鲜花已没有血色，

勋章已锈痕斑斑，掌声的海水已退了潮汐，内心的风雨已息声屏气。远去了，远去了。惊艳和浮华最是禁不住曝晒和侵蚀的，荣耀和美貌也是。它们是瓷器啊。多数人看到的是它的光耀与华彩，而另一面，留给暗影，留给黑夜去彰显。孰不知，那其实是最本质的、最可靠的、意韵最为深远的一面。它们是娇气的丝绸，是被溺爱的花朵，是被宠坏的金丝雀，是不得饱食的盛宴，是没有跑到生命终点的偷懒者。

外现的光华永远是别人的，留给自己的惟有寂寞，烟花般的寂寞。

六

年三十儿的鞭炮终于还是没有放完。

那天，已约略看到春天的身影了，我推开窗子和阻隔，让阳光进来。无意间，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，我看见了它们——蜷缩在那里，像流落民间的王子或者公主，灰尘满面。初一过了，初五过了，十五过了，二月二也过了，“年”说没就没了。那么，它们该去哪里呢？我想象不出，整整一个正月，一个寒假，儿子都做了些什么，他的心思怎么不在它们身上？怎么可以不在呢？那些带给他童年不尽欢乐的宝贝啊。

我提着一袋儿鞭炮，轻手轻脚地放在楼梯的清洁通道边，惟恐我的生硬动作惊醒了它们。我希望保洁工睁开她的慧眼，在百无一用的废物当中惊奇地发现它们，并且，一边对着各家的房门寻找万恶的作案者，一边义愤填膺地骂上几句“败家子”！然后，把喜悦分送给几个在寒风中光着脑瓜疯跑的孩子，说不定一个下午的快活会让他们终生铭刻；说不定那漫天的光焰，会让他们从永恒的童年梦中一次次，一次次地笑醒……

2004年3月28—30日

秋天的味道

四季当中，我最爱秋天，爱它的成就、明净，也爱它的萧瑟与悲凉。这与爱一个人是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：不仅爱他的优点，也爱他的缺憾。

秋天不仅有形状，有气息，还有味道。那么，该是怎样的味道呢？

秋天的味道是抽象的，也是具体的；是单一的，也是丰富的。比如：它是黄叶舞秋风的弧度、是青草转暗的成色、是空出的田野、是甘甜的果蔬、是散着太阳香味的棉被、是及时关闭的窗户、是爽滑的皮肤、是厚起来的衣物、是越来越从容的夜晚、是越来越少的交谈……是一切公共的、个人的体察和认知，并依据个人的爱憎真切地存在着。

秋天给我最直截的印象就是朗碧、爽适而多姿，像响晴的天空，像光洁的瓷，像水分充沛的梨。

对啊，秋天是一颗饱满、多汁的梨。这是一种可贵的拈连。秋天沿着一条隐形栈道走来，有一点点飘散的离去的苦香。

其实，那是平淡无奇的一天，与我成长中的任何一天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我却记住了它。因为它的内涵和外延恰好符合我关于秋天的定义。那天，我们坐在我家的门房里——我们的小城还没有大面积地普及楼房，我们离泥土还很近，还没有急三火四地把自己架到文明的半空中——我们坐在小门房里，爽爽的风透过玲珑的塑料门帘穿堂而过，如鸣佩环。我们谈论着什么已记不得了，大概也不外乎那个时代那个年纪所能议论的事情，读书或者游戏。只记得一个简单的细节：我站在乌溜溜的木条炕沿儿上，抻长胳膊，向吊在房梁上的小竹篮里摸去。不用踮脚尖儿，我就轻易地摸到了梨。大大的，黄黄的，咬一口，满齿流汁。一人一个。我们边吃边聊。风透过纱窗吹进来，小竹篮便有韵律地不急不忙地轻轻晃动着。我抬头再看它时，它已基本停下来。它是我们家的

功臣呢，相当于门锁和存折的作用（那时穷得连小偷都找不到一分钱）。那时，爸妈每月有限的工资除了买完粮食，就只剩一点买菜了。夏天的蔬菜那么便宜，而妈妈还是不得不把蔬菜吊在房梁上的小竹篮里——否则，一不留神，我们饥饿的胃肠就会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当零食吃掉。那么正餐的饭桌上，抱着空碗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——妈妈更爱我们的办法只能是出此下策。

能够记起家庭条件好起来的转折，大概是与那次吃梨有关吧。那时，小竹篮里装的不再是蔬菜，而是时鲜的水果了。与此相关的那位中学女同学，便因此被我深深地记忆。也许她一辈子也不会知道，一个平常的秋日午后，她以怎样的方式，留存在我独特的关于秋天的记忆中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们就失去了联系。有相当长一段时期，我四处打听她的下落。奇怪的是，这样一个小城，竟不知她存身何处。而更为奇怪的是，在我时断时续的寻找即将没了兴致的时候，一个秋天的早晨，分别了近二十年她却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像是专门为了诠释“铁鞋”和“功夫”那句俗语。原来，她的工作单位与我的单位仅一道之隔！

有时，改变一下生活习性和改变一条思路，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。那天，由于急着办事，我抄近路从一个工厂走过（很多人都那么走，在此之前我却从未走过），我穿过车间轰轰的机声，穿过嘁嘁喳喳嘈杂的人声，只顾盲目地低头走路。当我长吁一口气，马上要穿过那里，完成一次成功的穿越时，一抬眼间，就看见了曾在记忆中时沉时浮的那张脸！中年人的影像牢牢地停留在她的脸上，似乎有几分可笑和滑稽。反过来想想自己，我的脸一定也如她一般模糊、粗糙吧？我们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。她的惊诧充分表明她的惊喜，而絮絮叨叨的赞叹并不能解除我心中的疑虑。岁月是公平的：它给一个人涂两道拙劣的褶皱，回收另一个人浓密的头发，必定也会给第三个人一颗坏牙或者一节难伺

候的关节。一瞬间，我在极力感受自己的身体哪里不舒服，哪里的“零部件”缺油、少水而不够灵活。这还不是让我最不自在的，我最不自在的是因为她的突然出现。我忽然感觉像是被谁捉弄了一般沮丧。简直是一个荒唐的玩笑。关于秋天种种繁复的比喻，被一个重现的人涂改了。不管不顾。不偏不倚。不折不扣。当然，我亲爱的同学，她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我偏执而敏锐的内心怎样改写了关于思念和怀想的定义。现在想来，我真的对不起她，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记忆与存储方式。她是无辜的。

是不是吃梨的那天晚上，我也记不清了。但是，我又记住了另一个细节。关于秋夜。

月亮水光光地悬垂着，宁静而安详。我和姐姐并排躺在土炕上，巴掌大的收音机里传出不清晰的对白和音乐。那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。我们听过多少遍已无法计数，但每次我们都像第一次听到一样沉浸。那时电视绝对是个奢侈品，基本上还没有占据我们的视线，能够在房屋顶上歪歪扭扭地支起鱼刺般天线的，多是家趁人值的富裕人家，而决非清汤寡水的我们。我们了解外界的主要方式，只有那看不见摸不着神神秘秘的长波短波了。声音极不清晰，像潮水，一浪拍击着一浪，有一种辽远和纵深感。背景一定是灰淡的，仿佛隔着薄纱走来，慢动作一般。

丽达姗姗然一步一步走近画面，拉兹结束了没日没夜被人追杀堵截的流浪生活。

接下来是一部巴基斯坦电影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《爱情的故事》，这是个很大的命题，像一座空旷的园子，荒芜、苍凉，不如一朵花或一棵树来得具体，可以顺势寄托和依凭。依然是海浪一样的声波，依然是缠绵悱恻的情节和旋律。整个晚上，我和姐姐谁也没说一句话，

也没想起去看看黑暗中彼此的脸，就那么静静地躺着，一动不动，让声响在屋子和心房里涤荡着、放任着、流淌着。偶尔，姐姐会转动一下小收音机的方向，为的是能够让那“潮水”的声息更小一些，可是，转动收音机时，表情仍是严肃凝重的。

终于，我敌不过瞌睡虫的啃食，在爱恨交织的情怀中默默地睡去……

醒来时，想必已是深夜。我听到姐姐轻轻地咳嗽和辗转。我不知道姐姐的咳嗽、辗转与我的醒来，哪一个在先，哪一个在后。但是，在那个光洁而美丽的月夜，似乎有什么东西短促而深刻地刺了我一下，心很轻很轻地抽搐着。我忽然莫名地忧愁起来。

再次睡去是艰难的。我睁着眼睛看窗台上的月光，看被窗棂分隔开的斜斜的斑块，那么清晰，清晰得有些失真。很久很久，竟看不出月儿移动一分一寸。邻家披拂的柳树枝条越过红砖的墙头，瞌睡人似的，无力地悬垂着，动也不肯动一下，睡熟了。

夜真长啊！每个夜都是这样漫长的吗？没有任何具体的渴求和期待，我却第一次祈盼着快一点儿天亮，快一点儿天亮。天亮了，又能怎样？我不连贯地想了些什么，不得而知。但那些散乱的思绪一定是浅浅的、淡淡的，如月光一般。

这两件事是顺序地发生在我最初记忆的秋天中，还是我情感深处不自觉的善意的拼接？好像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但是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博大盛典般的秋祭里，终归有些事情让我们去沉湎、去感伤，终归它们都曾真实地与我们擦肩而过，终归我们握牢了那些发光的贝壳。

越来越害怕与流逝相关的提示和索引，诸如照片、老友、飘散的雾岚、斑驳的旧物、逝水、忘川……这些不动声色的风物，尤其会在秋天的广阔背景之下，让我渐趋粗糙的心一下子绵软起来、隐痛起来。猝不及防。